

眼睛老花了,看小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心理上却逆天,反倒越发喜欢起小东西来。无论是逛古玩店,还是去藏家的家里吃茶赏宝,眼睛对特别小的那些小玩艺,有着特别的敏感。

其实一直都是喜欢“细路子”古玩的。家里房子小,住得又高,还没有电梯。如果玩石雕砖雕家具,或者大型木雕赏石,甚至建筑,那得自己开搬运公司才行。小东西因为小,拿上拿下拿出拿进都方便。竹木牙角雕小件,文房雅玩,折扇,玉挂件玉把件,珠环管佩,再多的东西,套在腕上揣在兜里也不会显山露水。出去雅集吃茶,取出来交流互赏也易若弹指。若是一只大鼎,或者一头南北朝石兽,即便有项羽之力,也得借辆两吨以上的卡车才能运来运去。

扇坠肯定是属于细路子的。怀

## 小意思

◆ 荆歌

袖雅扇,不可能挂个秤砣在上面的。必定是极小,又是极精致的玩艺。首先东西得配得上雅扇之雅。其次,因为是拿在手上近距离赏玩的,所以材质一定细腻上乘,工手一定精致到位。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说,扇坠从材质论,以美玉和沉香、核雕为宜。当然也是一家之言。我想一切文雅小巧之物,应该是都可以用作扇坠的。

很多人将扇坠绕在大骨上。其实这样的做法,自有其弊端。再细的绳子,卡在大骨与小骨之间,总会扩大其裂隙。谁也不愿意自己的雅扇变成罗圈腿。因而最好用细绳编一个扇箍,扇坠挂于扇箍,扇箍再套在扇腰上。也有以缙丝为扇箍的。但原则还是要小,要精

细。如果扇箍粗大,就像绑架一样。北方有些玩扇者,还给爱扇做一皮套,悬于腰间。仿佛挂了一支驳壳枪,雅趣全无矣。

我收罗而来可作扇坠又比较常用的,一为和田白玉莲蓬,不过蚕豆大小,却雕得简洁生动。玉质细腻,洁白超群。另一是沉香雕灵芝。大部分人看见它,都会认为它是一个天然的灵芝。可是,灵芝有这么小的吗?它的雕工,实在太仿真了!而最让我自得的,则是一个混搭。一片碧玉荷叶,一只桃核雕青蛙。两者都不过大拇指甲大小,皆为清代旧物,被我组合在一起,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之意境。

而另外一些材质和做工都精良的小东西,收来则可以用于茶席香席。比如,一根银制梅枝,我在苏州古玩城淘到。长不过三四厘米,却曲曲盘扭,苍老古朴,极有画意。看其老化程度和制作风格,当是明清旧物。这样的小东西,置之茶台,搁放茶杓,当然大有趣趣。白玉云头如意,原是一个适合女士的挂件。玉虽閃青,但细润油糯,煞是可爱。买来剪去绳子,亦可作茶杓架子。另有一个紫檀马鞍形小笔架,长度不过2厘米,据说是僧侣写经搁笔之用。蒙成都朋友相让,亦成茶桌一宝。

而此类案头物,有的并不适合茶席。用停云香馆老财的话说,将它们用于茶席,显得有些脂粉气。

比如一个张克山制玉雕蜗牛,脑袋和背壳,皆为黄皮黄沁。其余细白娇嫩。此物件,则似乎更适合香席了。搁置香簪香铲,不可谓不宜也。香烟妩媚,美器妖娆。

任何事情都没有尽头。细路子也是这样。没有最细,只有更细。向更小处漫溯,那就是微雕的天地了。苏州光福陈素英以核舟著名。他将小小的橄榄核雕成双层的船儿,最多的其上竟有38个人物,而且面目清晰,神态各异。五年前去拜访她,她因为颈椎病严重,已经不能再刻,所以手上仅有的两件作品,也不想卖出了。第二年再见到她,她高兴地说,颈椎明显好转了。于是,就把她十分自珍的核舟“闹元宵”卖给了我。赏玩这样的宝贝,戴老花镜没用,常常要借助放大镜,才能领略其中气象。船上共16人,有放鞭炮的,有吹喇叭的,有提灯的,有敲锣打鼓的,还有趴着逗狗的。有狗有猫,更有凭窗看热闹的新文看客。船底还刻了整首名为《闹元宵》的民歌时调。

苏州“香洲”扇庄主人张凉兄,其妻许志英为苏州民间工艺大师,擅长微雕。我曾在一把竹扇骨上画一筒笔佛像,并书“花开见佛”四字。经她雕刻,竟丝毫不看出已经雕刻的痕迹,墨色深浅浓淡,一如笔墨书写。其中却蕴含机巧。若用高倍放大镜观看,所有笔画,竟以无数“禅”字组成。千万个“禅”字刻得有浓有淡,轻重有致,真叫人叹为观止!



## 焮红石《布袋和尚》

◆ 原野(上海)

坐落于上海老城隍庙西侧的豫园商城华宝楼,藏浓厚的华夏传统文化,集民族艺术品之精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与家人有幸请到了一尊出自福州市工艺品雕刻厂的焮红石布袋和尚。焮红石为寿山石一种,产于旗降山,属旗降矿洞的一个分支。以含鲜红色为主要特征。质硬且脆,质细且材巨,色赭黄、土红杂以白等色。

这尊布袋和尚佛像呈侧卧状,长32厘米,宽19厘米,高20厘米。寿山石雕在因材施教“艺”方面有独到的功力。能充分利用石质、石形、石色、石纹来确定相应的题材与造型,而焮红石因色泽和材质原因,用在表现人物方面的题材较多。该作品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圆雕雕刻技法,造型丰满浑朴,局部点彩。其面庞宽阔,神情和蔼,大耳垂肩。僧袍宽解,袒胸露腹,大肚便便。右手托一个大元宝,左手扶袋口,两腿交叉侧倚在布袋上;在衣纹的处理上多使用阴型钩线以表现衣饰的褶纹,线条洗练,寥寥几刀便把衣服飘动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衣服的边缘,则用细密的线条,流畅的运刀,刻绘繁缛有致的花纹,就连极微细的水纹也刀刀清晰,密而不乱,与衣褶的阴钩纹形成鲜明的对比。豪放与婉约,粗犷与细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人物面部的表现上,注重以目传神,齿、唇、眉毛和指甲往往用点刻或短冲刀,层层而施,轻重恰到好处;且这些部位及眼仁多染墨,与寿山石温润的质地产生强烈对比,增强了其艺术效果。

布袋和尚在中国历史上确有其人,是五代时期人,生于浙江奉化,原名契此,号长汀子,出家于奉化岳林寺。他身軀肥胖,常肩搭一布袋,极为珍惜粮食,看见五谷掉地,便随手捡入布袋,用以施舍穷人,人称“布袋和尚”。常见的大肚弥勒佛像大都是圆头大耳、袒胸开怀、笑容满面,开怀大度,云游四方,乐善好施。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为使作品达到完美的观赏效果,我专此寻到“上海老街”藏宝楼,为其配了一个颜色协调、大小相称的明式花梨木底座(长32厘米,宽20厘米,高9.5厘米)。焮红石《布袋和尚》的到来,烘托了我的陋室客厅艺术氛围,并带来了赞誉声和欢笑声,从此成了亲朋好友闲暇或茶余饭后其乐融融,谈笑风生的好聚处!

(本文图片摄影:屠铭慈)



几天前,与杨正新舅舅、陈鹏举老师等一起相聚。席中谈笑甚欢,杨正新舅舅兴致颇高地叙说当年跟外公江寒汀学画的往事。

陈鹏举老师看着杨正新舅舅突然问道:你从小名字就叫杨正新?杨正新舅舅回答说:当然咯,从小就叫杨正新。陈鹏举老师讲:好像不是。杨正新笑了笑承认说是改过一个字,小时候是兴旺的兴,后来老师叫他把兴改成新。

听了后,大家都说,兴和新虽然就一字之差,却有千里之别。杨正新舅舅说:那是当然,老师当年给他改的,当然意义不同咯。说当年江

## 正兴与正新

◆ 张洋

老师对他一直很关心,一次说起他名字里的兴字应该改成新旧的新,说是绘画创作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风格,要会创新,要走一条自己的艺术道路。还开玩笑说,你现在的兴,开饭店的话倒是蛮好。杨正新舅舅听了后便把名字改了。在之后多年的艺术创作道路上,他一直谨记着老师的话,也确实做到了独树一帜,勇于创新。杨正新舅舅也对我说:你外公说的新,其实并不是单单的只是指创作,同样的道理为人处世也是如此,要勇于向前看,

往前冲,当别人正加快脚步在往前走,甚至跑的时候,如果你仍然在慢步走,你等于就是在倒退,那么你最终会一事无成,平平庸庸地度过这一生。

听了杨正新舅舅一席话,也给我很大的感触,现在虽然看似是有非常多的画家、艺术家,但是真正能够对得起这个名字,能独当一面的也寥寥无几。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艺术创作必须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加上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理念,而不是一味地随意糊弄瞎弄,没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犹如空有一具躯壳而并没有灵魂。真正的艺术还是需要不断地去开拓创新,只有艺术创作“正新”才能让艺术道路“正兴”。



■ 杨正新绘《瓶花》

近得书法家杨建文先生的墨宝,喜不自胜。杨建文,人称“墨痴”,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在他的视觉世界里,中国书法的审美法度:线条的起伏柔韧、气势的千转百回、对比的和谐大度,涵盖了所有艺术品的内在特征。同时这个审美法度的魅力背后,均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称杨建文为“墨痴”,是因为在他的审美眼光里,除了书法艺术的地位,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过渡与铺垫。

身心游弋在中国书法的境界里数十年,杨建文意犹未尽。他说自己研习中国书法犹如朝圣,提笔之前必先默坐静思,用他的话说是“排除一些日常环境的烦杂,在胸臆间营造出超逸、脱俗的精神世界。”他原学油画,上世纪70年代拜海上书画大师李丁陇为师学习书法,杨建文深得先生做人做艺的品格,临摹历代书法经典绝不蜻蜓点水,他从临摹古篆开端,日后楷书、行书和草书皆精。

他是一个认定了方向就不回头的执着者,自诩与中国书法有缘份,不辞长

## “墨痴”杨建文:书法朝圣者

◆ 黄玉昌

做苦行僧。漫长的研习中,他感悟到力度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度的变化带动点画的变化,形成劲韧的线条,呈现起伏的变化,进而完成结体与章法之美。感悟之余,为了让自己的臂、掌滋生出更大的力量,他将66根橡皮筋合在一起,一头悬挂在书房的天花板上,另一头固定在笔杆上,这样运笔书写时自己必须付出非一般的臂力、腕力、指力来掌控笔杆,他如此练写如痴如醉,寒暑不避。终于,他到达了笔下线条随心所欲充满张力的境地。

书法对杨建文而言是神圣的。他是谦谦君子,有朋友上门向他索要一幅字去应酬,他满口答应。朋友希望他立刻写,他说“那不行,我现在没有准备好”。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静坐,宁

神默想了半晌,然后铺纸提笔书写,待墨迹稍干即送往朋友家。朋友很诧异也很不好意思,说:昨晚写了就好了,省得你今天辛苦了。他回答:这个,是不一样的。其实他俩说的都是道理,只是两种不相通的道理罢了。

作为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的杨建文看待书法自然与一般人不同。他说中国书法不是简单地将字写得好看而已,他认为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已经将研习书法凝聚成具有炼心、启智功能的特殊实践和艺术样式。他在自己的书法专著《临池知鉴》《感墨偶得》里,都特地写有如何营造“默坐静思、超逸脱俗”精神状态的章节。杨建文觉得:好的书法作品绝不是马马虎虎通俗表演可以造就的,好的作品一定需要精神力量的注入!



■ 杨建文书法